

梅 花 漫 谈

陈俊愉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序

生平爱梅。爱之深，望之切。越研究，兴味越浓；接触愈多，感情愈加真挚。深叹梅诚花中之奇葩，造物之奇迹，要使之更好地为国人、为世界服务而后快。自1943年随汪菊渊教授开始在蓉调查梅花以来，不觉已过去了40多个寒暑。想当年，青春年少，精力旺盛，起早贪黑，走路爬坡都不知疲倦，何况为寻梅而踏遍巴山蜀水！抗战胜利后，曾带领复旦大学学生做毕业论文，驰骋于沪宁线上调查梅花。三年留学在欧洲，仍不忘多次航运梅花至丹麦。归国后在武汉执教，在调查梅花之余，还采种育苗，培育新品种，又鼓动东湖风景区派员入川网罗梅花良种。后在北京带大学生做梅花方面的试验，写梅花方面的毕业论文，又和年轻同志数度南下，调查梅花。1960年岁暮，笔者曾在中国园艺学会主办的梅花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专题报告，请俞德浚教授、周瘦鹃先生等名家至北京林学院观赏梅花佳种。至1962年，笔者把调查20年、记载232个品种的工作加以总结，写成《中国梅花的品种分类》专文，拟作国际园艺学会100周年大会的献礼。那知好事多磨，已组成的中国园艺学会代表团不幸夭折，只好在《园艺学报》上发表。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浩劫”。次春，最令人心酸泪落，笔者指导研究生辛辛苦苦在南京搞杂交授粉而培育的20个左右抗寒梅花新品种，竟在孕蕾吐蕊、含苞待放之际，连同我过去的梅花照片与资料等物，全被“勒令”付之一炬！后随北京林学院“疏散”去云南十年，尽管滇中梅花既早且好，但一

会儿搬家，一会儿批斗，还有那长期的“牛棚”生活，最后是家破人亡。在这种遭遇中，那有可能，也那有心情去调查梅花！？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了研究梅花的春光。于是笔者重整旗鼓，再到武汉、南京、无锡、合肥、成都、昆明等地调查梅花。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这次改用了大协作的办法。果然，经过集体的努力，终于在1985年底通过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织的专家鉴定，1986年6月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回忆自1943年开始研究梅花，到第一部专著交稿，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而漫长的道路。为了梅花，笔者曾付出多少心血，受过多少批判！？现在好了，乌云早已散去，前景无限光明。对于如此“以韵胜、以格高”，浑身充满坚韧奋斗、不屈不挠精神而又苍劲似铁、明丽如霞、芳馨若兰的梅花，我将研之究之，经之营之，培养专才，著书立说，终其余生，孜孜以求，务使我我国梅花的学术研究和生产事业能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作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一粒珍珠，大放异彩于全球。

但是，每想到国人大都对于梅花还缺乏一般知识，又注意到自己从未集中地写本梅花科普性专书，来为广大群众和梅花爱好者贡献出自己绵薄之力，中心惭愧，与日俱增。正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约稿，于是就把四十年代起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梅花的短文、报告、序言、后记之属检出，从中挑选了一部分，略加整理、增删，并另补充了几篇新作，合为一集，公开问世。这本科普小书力求以生动活泼，无拘无束的知识性与趣味性为其特色，与《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专著互有补充，相得益彰，在发展梅花事业，使之发扬两个文明而添砖加瓦中，分别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早在“文革”之前，就已向笔者约写梅花书稿。由于种种原因，一再拖延，几次失约，终于在今春梅花将开之际交了稿子。对此，我确有如释重负之感。当然，因我而长期延误时机，笔者对广大读者和出版社，都在此表达其深切的歉意。

出版社同志本来希望出本系统介绍梅花历史、分布、习性、品种、繁殖栽培、病虫害防治、育种改良、园林应用、盆景、切花及有关文学艺术的专业性科普读物。但笔者却有几项初衷：一想使此书文风显得更活泼自由些，二则又有二十几篇旧作成为基础，三盼从旧文中追忆半生研究梅花的某些时代记录，故与负责同志协商后，还是编成目前这种形式。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北京晚报》、《花卉报》、《中国建设》、《园林杂志》、《植物杂志》、《大众花卉》、《集邮》、《花鸟世界》、《花木盆景》及《世界农业》等报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又蒙承担出版《中国梅花品种图志》的中国林业出版社及责任编辑沙人琪、沈登峰同志和过去出版《巴山蜀水记梅花》的原上海园艺事业改进协会及其负责人蒋滋寿同志支持，将部分或全部原作内容在此转载或语译后发表，笔者均深表感激。书内插图25幅，全由北京林业大学树木教研组胡冬梅同志业余赶绘。我校汪小兰、周放两同志还为誊抄、复印文稿做了很多工作。对上述各位的辛勤劳动，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热望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改正。

陈俊愉

序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1989.1.16

梅 花 漫 谈

陈俊愉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6 字数 115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323-1841-9/S·211

定价: 1.80 元

目 录

东湖探梅——介绍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的梅花展览会·····	1
新春的奇花——梅·····	4
北京露地开梅花——简介江南梅花北移的研究·····	7
北京寒梅露地开·····	11
梅花——傲雪迎春的中华名花·····	13
武汉名花——梅的今昔观·····	17
梅花栽培·····	21
我国国花应是梅花·····	33
再谈国花——梅花·····	37
梅花品种浅议·····	40
梅花和蜡梅·····	44
梅花的特点、品种和应用·····	48
赏梅刍议·····	57
《梅花与园林》后记·····	61
梅花精神·····	64
向集邮者简介梅花·····	69
深知寒暖的梅花与玉兰·····	71
一树独先天下春——看《梅花》邮票有感·····	74
海峡两岸共赏梅——促进以梅花为国花·····	76
梅花史话·····	79
从绿梅到‘台阁绿萼’梅——介绍新发现的我国梅花奇品·····	89
梅花·····	91

一枝春报百花先——梅花名品采撷	112
《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前言	116
《巴山蜀水记梅花》语译	120
从《诗经·召南·摽有梅》谈起	138
《梅谱》今译——梅谱(《范村梅谱》) 宋·范成大著	141
祖国遍开姊妹花——关于评选国花的探讨	151
让梅花开遍中华	155

东湖探梅

——介绍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的梅花展览会

今年江南春寒料峭，阴雨绵绵，低温推迟了梅花的花期。不过现在惊蛰已过，季节不早了，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栽培的梅花，也陆续随着春光而吐蕊，在迎接着远近的探梅客人。

一提起梅花，人们总想到苏州的邓尉和杭州的孤山。其实，湖北是梅花的原产地之一，在宜昌附近的高山上，还有野生的梅树，湖北栽培梅花，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晋代，陆凯通过驿使由荆州寄赠梅花一枝给他当时在长安的朋友范晔，并附诗句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一时传为佳话。

解放前武汉全市只有一个公园——中山公园，里面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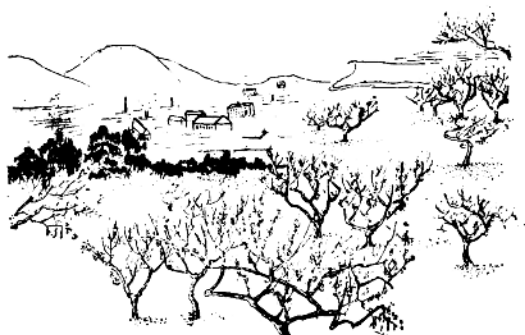


图1 苏州邓尉“香雪海”

寥寥可数的几株梅花。那时劳动人民衣食不周，那有心情去游园观花？近几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党和政府非常关怀劳动人民的文化和休息环境，有计划地进行了城市绿化，建设了好些公园、花园、文化宫和风景区，在每处都栽了不少梅花。其中尤以东湖风景区管理处，对梅花最为重视。自从开办以来，他们每年西起四川，东至皖、苏，搜罗了很多名种，来补本地品种之不足。他们又在梅岭和磨山广植梅花，还制作了不少梅桩，每年早春举办梅花展览会。在劳动人民的生活已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又给人们提供了集中观赏名花的机会，也使武汉地区重新成为长江中游的探梅胜境。

在东湖风景区大门的左边不远，人们可以沿着步道走向花卉展览馆，到那里去观赏正在盛开的梅花。这是布置得相当精致的一个展览会，顺着两旁的长廊，以及在居中的正厅，都有许多梅树被园艺师和花工们剪扎成各种苍劲盘曲的姿态，栽在磁盆或宜兴盆里。梅兰芳先生最近在这里写了一幅题词——“疏影横斜，小中见大”，这的确把现场盛况描述得淋漓尽致。把老树培育成生趣盎然的桩景，让弯曲万状的枝干和雅韵动人的花朵集中表现它们的美点在小小的花盆之中，这是我国园艺家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技巧和艺术。早在元、明之际，古代的花农已擅长于扎制梅桩。象《群芳谱》提到：“长干之南七里许，曰华严寺，寺僧蒔花为业，而梅尤富。……率以丝虬枝，盘曲可爱。”而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有云：“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可见，古人在梅桩的扎制和观赏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但是，在近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这种艺术手法却走了下坡路，渐趋于庸俗化和形式化，把梅枝扎得杂乱无章，了无格局。连久负胜名的苏式和扬式梅桩，也很少精品杰

作了。东湖风景区管理处的技师和花工们能够钻研改进，试图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流风，基本上做到剪扎后不露人为痕迹，既曲而欹，又疏而韵，把梅桩制成“分层”、“垂枝”、“仙鹤”、“米老鼠”等形式。这是从花卉业中整理祖国遗产的一个尝试，也是发扬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

展览会中不仅到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而且这里也包括了一些名贵的品种。象花色深紫、枝内染红的‘骨里红’，开重瓣小花、特为玲珑可喜的‘红星梅’，萼绿花白、清芬沁人的‘武汉绿萼’，紫蒂白花、雅淡可观的‘玉蝶梅’，都是其中佼佼者。

虽然梅花展览会里已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是如果看完梅展，游兴犹浓，那就可走向展览馆左侧的梅岭，在那以苍松秀竹为背景的香雪海中，来观赏各种梅花品种的天然姿态；或者是泛舟东去，到湖心磨山的武汉植物园，专门探访那名贵非凡的两个佳种——不须人工扎制、自然盘曲如龙的‘龙游梅’，和花头大至寸许、花瓣多至五六十片以上的‘金钱绿萼’。

春寒阴雨后一旦晴暖，梅花即将由怒放而趋飘零。奉劝人们在这名花“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时节，不要轻易放过了东湖探梅之行。

(原载《湖北日报》1957.3.16)

新春的奇花——梅

一提到花，人们总会想到是一种娇弱的植物。其实并不尽然。在我国丰富的供人观赏的植物资源里，有许多富于斗争性的花卉。它们在冰中孕蕾，雪里开花。它们打破了早春的岑寂，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欢欣。梅花就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一种名花。因此，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推崇，把它与松竹并列，称为“岁寒三友”。“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这是对梅花的绝妙写照，也说明古人爱梅，正是看中它的斗争精神。

我国是梅花唯一的故乡，这从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代科学记载中都得到明证。《名医别录》里说：“梅……生汉 中川谷”。《重修广元县志》里记载：“梅，山中间有野生者，概单瓣。”近年中外植物学家在宜昌、汶川和云南山区，还采集到梅花原种和变种的标本。日本学者白井光太郎等也说日本的梅花是在古代由中国传入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梅花产于我国，同时也批驳了英美学者对梅花原产地的错误论断。

我们说梅花是嘉木，不仅因为它富于斗争性，而且还由于它花期持久，色香俱佳，枝干苍劲，生趣盎然。现在新年刚过，两广梅花正在盛开，四川和福建的梅花佳品正含苞待放，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一带的梅园里，也已在孕育着春天的消息了。

梅花栽培不仅限于江南，而且在黄河流域乃至东北地区，都有它的踪迹。在洛阳、开封一带，宋、元以来就开始栽种梅

花；现在河南鄱陵，还有不少农民以艺梅为业。明朝以前，北京没有梅花栽培。后来有人“从江南移至，护以穷庐”（见《辍耕录》），从此，江南的名花才繁衍于北地。

梅花日益为人重视，还由于它千变万化的品类。至今虽然还没有人对梅花的品种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估计约在二三百种以上。根据十多年来个人在长江流域初步调查的结果，发现一百五十多种梅花，归为十二大类。现在，把其中最主要的和比较特殊的几种类型作一简要介绍。

“宫粉”、“朱砂”和“绿萼”，是我们常见的三类梅花。“宫粉”类品种最多，花色粉红，香韵俱佳，象无锡‘大粉梅’、重庆‘大宫粉’等，更是其中名种。“朱砂”类花色紫红，艳丽无比，如川中‘永朱砂’、‘粉红台阁朱砂’等尤为奇绝。“绿萼类”萼绿花白、雅淡可观，最能体现“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之妙；而成都‘金钱绿萼’花头大至寸许，花瓣多至五六十片以上，堪称梅中逸品。“垂枝”、“龙游”和“洒金”这三类是比较罕见的类型。“垂枝”梅枝条下垂，最宜种在河畔池边，让花朵和花影相映成趣。“龙游”梅生来枝条盘曲，状如龙蛇，是晚近发现的异品。“洒金”梅一树开数色花，带有各种条纹斑点，变幻多端，引人入胜。

人们会问：梅花如此姹紫嫣红，到底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古代的时候，人们采取野生的梅实加工食用，以后栽入园中，逐渐产生了各种变异。到了汉初，才有重瓣梅花。象在上林苑中，就栽了“宫粉”等梅花品种（见《西京杂记》）。野生单瓣梅花通过长期的人工引种培育和选择，才变成重瓣佳品。这说明我国梅花栽培，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梅之真正“以花闻天下”，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当时在南京、扬州一带，种了不少梅花。名诗家如何逊、阴铿等人都有

咏梅之作。到了唐朝，栽梅咏梅之风大盛，“朱砂”、“绿萼”等类型也开始培育出来。宋代是梅花栽培的鼎盛时期，新种急速增加，并有《梅谱》把当时的品种记录下来。象范成大在《梅谱》里，就记载了苏州十多个品种，其中还包括出现不久的“玉蝶”等类型。



图2 梅花盆景——“岁寒三友”松、竹、梅

在梅花的记载和宣扬方面，很多古代文学家是有功绩的。范成大著《梅谱》，张功甫作《梅品》，至今仍是研究梅花的重要资料。杜甫著有梅花诗，白居易写过《忆杭州梅花诗》，苏东坡曾在杭州、广东等地栽梅咏梅。林和靖结庐西湖孤山，植梅为妻，畜鹤作子，他的别致生涯，传为千古佳话。

不仅诗人爱梅，一般市民也非常爱梅。北地多喜盆栽梅桩，使之在新春在室内怒放。此外，象民间艺人奏的“梅花三弄”，妇女带的“梅花妆”……由此可见，梅花是文学艺术上的主题之一。

(原载《人民日报》1958.1.5)

北京露地开梅花

——简介江南梅花北移的研究

在我国，梅花是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崇、欣赏的国产名花。在江南一带的初春时节，踏雪寻梅自古便成为一时盛事。

但是，梅花的天然抗寒性和抗旱性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它的分布区域虽广，却主要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才可进行露地栽培，为园林增色。过淮河而北，就只在较少地区如河南鄢陵、郑州，山东青岛、济南等处略有露地种植的梅花。至于要梅花跨黄河，上北京——这在以往仅是人们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一个夙愿。

北京严冬朔风紧

往日只作室内赏

其实，过去北地也有梅花，但因只能在室内安全越冬，所以多行盆栽，到新年或春节前移入温室催花，用以点缀厅堂，美化住宅。北京的盆梅，据说是从明朝开始由江南传来的。但因北地冬、春两季既寒且旱，北风凛冽，气候变化较剧，以致人们一直没有把梅花引种驯化成功，它既不能在北京“安家落户”，只得多年“作客京华”。就这样，多数梅花佳种长期以来便以盆景的姿态出现；而少数强健一些的品种，也仅在背风朝阳、紧贴大楼的南窗下，才能勉强越冬。在北京，这种局面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扭转，当然对于梅花的推广与应用，都成为绝大的限制。

争相北移盼开花
寒来希望成泡影

解放后，有关部门曾经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梅花北移工作。例如，有的从江南直接搬来老梅树，有的却从移植小苗开始，有的则寄希望于嫁接在抗寒、耐旱的砧木上……这些做法有时也给人以暂时的满足；但是，一旦遇到苦旱或奇寒，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奄奄待毙。我自己也是亲身吃过这种苦头的过来人。

引种驯化多辛勤
寒流频频袭花苞

自1958年春起，北京林学院和北京植物园协作，开始进行梅花引种驯化的系统研究。这次，我们根据米丘林遗传学的原理，改用播种繁殖和定向培育的方法，先从南京梅花山和湖南沅江分别引入梅子，然后在育苗期间对它们进行了一系



图3 从南京梅花山遥望紫金山

列的锻炼。例如，有的一开头就用零度左右的低温刺激刚刚萌动的种子，来提高它们的抗性；有的人工缩短日照，每天用定时加遮布罩的办法来锻炼出土才几个月的梅苗，使它们入秋及早停止生长，提前进入休眠；有的采用“斯巴达育苗法”，在灌溉、施肥等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以培育梅苗的越冬抵抗力。事实证明，播种的方法和这几种处理都发生了积极的作用，梅苗逐渐成长了。不过，对于这些新生的幼儿，头两年还应在严酷的冬季加以适当保护，庶可因势利导，以收循序渐进、巩固提高之效。我们采取的越冬处理大致是：第一年埋土防寒，第二年设置风障，自第三年起就不再应用什么特殊保护措施，转而只着重于平时培育、管理，以促其入秋枝条充实，而可自然安全越冬。此外，我们还在1961年初夏给它们加施粪肥一次，来促进它们的花芽分化过程。果然，到了去年冬天，便在四株沅江“骨梅”的四年生实生苗上，出现了一二十个小花蕾。这一批梅花近两年来已在北京空旷的露地安全越冬，很少有枝条受冻的现象。我们对此已是相当满意的了。现在，又有几棵幼树进入开花期，我们更是多么兴奋啊！我和北京植物园的协作者张春静、张洁等同志经常到苗圃里去看望这些新生的“希望之花”。但愿它们能够顺利地通过重重关口，安全越过严冬和初春，而在首都的空旷地上，第一次开放出清丽馥郁的朵朵梅花来！谁知事态的发展并不按人们的心愿，在这最后的关头，又遇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原来今年寒流来得特别频繁，大风也刮得很是厉害。在这些恶劣条件的不断侵袭下，四棵梅树的花蕾有的干枯了，有的脱落了，甚至有的在含苞待放时还被寒风吹焦了。我们的心情十分紧张。最后到了今年3月底，终于在一株小梅树上还保存了两个粉红的花蕾。再过几天，如无意外情况发生，它们便可吐蕊开花啦！

春来喜放第一朵
园丁笑迎无尚乐

4月6日，我怀着热望又到植物园去看梅花。正好就在这一天，梅花怒放了！瞧它在五片乳白色的瓣背还洒上极淡的粉红晕，多么象又胖又嫩、白里泛红的婴儿笑脸呀！花瓣外边有酱紫色的萼片衬托着，花瓣里边长着许多鹅黄色的雄蕊和一根绿黄色的雌蕊，还不时散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此情此景，真不啻置身于江南的“香雪海”了！眼前虽只有两朵梅花，它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无尚的欢欣和享受。

归途我不禁陷入了深思：面对梅花引种驯化研究的初步成果，绝不可以此为满足，而要立即展开下一步的工作，才可最后做到用大批的梅花来打扮首都。

（原载《北京晚报》1962.4.12）